

## 啞疤

紗網殘落的

門

沒有帶上 風吹

搖搖晃晃 可以

敞開緊閉 還算是可以

進退自如

她是一扇老門啊

風霜 滿擺

她是一抹餘暉啊

殘燭 搖曳

她是一刀紙皺啊

歷盡 千辛

無法攤平 再也無法回到最初的

純淨芳潔

但完整嗎？她黏上了殘缺的角

塗抹上原本該有的色塊堆疊

遮蓋填補那些斑駁的

細細落落、點點滴滴

沒關係的吧 這樣就像從前一樣的吧

如同初始啊

但門鎖上頭的鑰匙被搞丟了

（或是故意弄不見的 誰知道呢）

（難道真能把人的心肺挖出來仔細瞧瞧嗎）

所以

只要有誰想進來 就明啟

亦或有人要離開 便啟送

「難道不害怕些雜碎狗屎嗎？」

挑了挑月彎眉 嘴角微揚

眺向妳純真濃黑的眼珠子最深處

「沒有人能再將我擊潰了。」

「讀過臺北人嗎？可知朱青否？」

她捻著菸，燃

刁著從容不迫

吐出悠然斯理

然後把凋垂的那些灰燼收拾乾淨，全握在掌心

妥妥貼貼 整整齊齊

矯揉造作地道著

人 生百態吶

堆起滿面笑意 窒息的醉人

再一根一根扳開指尖縫隙裡的灰渣

一口氣全嚥下

「你呢？」

「你要進來了嗎？」